本书是萧公权的回忆录。相较于何炳棣和余英时的自叙，本书的篇幅首先要简练许多，只有两百多页，余氏的说法是“要言不繁”。作者的人生经历，相较于余英时来说，少了早年的一些“坎坷”、“奇遇”，除了国家命运的转折外，个人的生活相对单纯；比照何炳棣来看，作者无疑谦逊许多，也没有专门留心记叙人生所经历的某些历史事件、人物典故以备后人研究，只是寻常记录人生经历。

作为政治学家的萧公权著述并不丰富，永远离开大陆之前，只完成了一本重量级的著作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，但也只凭这一本书，足以青史留名。作者在自述中时时流露出的政治倾向是明显的，作者偏于国民党而极端排斥共产党，故对共产党没有一点好话，此应是本书在大陆遭到“封禁”之缘故所在。但就反对者来说，单纯的否定共产党说服力并不足够，无非是加强原本的印象，喜者愈喜，恶者愈恶。这一点余英时的回忆录处理比较好，余氏能指出共产党所吸引人之处，亦能由小见大，以间接的方式给出证据，指出其缺点，此种方式更能令读者思考。

作者本人是有心专研于学术、教学，而无意于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，但也不是说作者全然如书呆子一般埋头书海，不顾世事。作者固然不参与行政工作，但也通过在报刊上发表知识人对于当今政局实事的见解、评判，即如作者所引孔子之言“是亦为政”。不过作者对于实际政治活动的忽视，可能也导致了其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未能留心于思想的实践问题。

作者的学术观点，大致可以从其刚刚留学结业，归国前夕的思考中了解一二：

我認識西洋文化的優點，卻不鄙視中國的固有文化，以爲毫無價值，必須悉與抛棄。「全盤西化」的主張者對於中西文化未能他們的主張是錯誤的。我相信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都有優點和缺點。我們要用虛心的檢討中西文化。囫圇吞棗式的中國文化論——數千年的文化積累必須一筆勾銷，或不合時宜的「國粹」應與全部保留的主張——我們不能接受。我出國以前讀過的一些中國書，也得到一點身體會。由此我得到一個認識：中國文化當中固然有不合時然有不合時，不合理的成分，但也有若干現代的意義。例如「民惟邦本」，「天視自我民視」，「臨財募苟得，臨難毋苟免」乃至，「戶開亦開，有後入者，闔而弗遂」等，在今日任何「文明的社會」裡都可以適用。根據這認識，我立了一個志願：我今後要利用留美所受的一點訓練，所得的一點知識，去從長研究中國文化內曾研究西洋政治思想。我回國後的主要工作當是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。

上面的长篇引用是很有必要的，作者后来治学的出发点与最基本的立场，就体现于此。我无疑赞赏此意见，但不知晓后来的中国学者，今日的认识如何？